

民国才女赵清阁,集编辑作家于一身,还能画画,故很受大家的喜欢。但论其知名度,当然与郭沫若、茅盾、老舍、梁实秋等大名家没法比,即便和同样女作家的冰心、丁玲相比,似也稍逊一筹。然而,这些文坛“大咖”却和赵清阁都比较亲近,持有很深的友情,他们不仅时相过从,还有尺牍诗画的往还酬唱。我想这自然有赵清阁为人洒脱豪爽的个性因素,让人容易亲近,也让年长于她的一些名家觉得她可爱。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因素不容忽视,那就是赵清阁从来都是单身。正因为单身的优势,所以赵清阁与诸位都玩得很好,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,直到终老。而反之,如果女性有了家庭,相夫教子是首选,那么与外界的交往必定减少。在昔时那种以男性为主的社交群中,相对而言,单身的知识女性是“稀缺资源”,何况像赵清阁这样有豪情、善饮酒的才女,无疑更令人神往。

说到善饮,赵清阁的“好酒”似乎比较有名,以致常常成了小报的花边新闻。当年的《和平日报》曾刊过一则补白花絮,标题就是《张爱玲闹恋爱,赵清阁是酒鬼》,作者说有一次去拜访,发现赵清阁的闺

房里堆满了空酒瓶,想不到大作家竟然是“酒鬼”呢!赵清阁有一篇怀念洪深的文章《大胆文章拼命酒》,此题何尝不是写了自己?剧作家田汉就有一首《登缙云山赠赵清阁》的诗,描写了他眼中的清阁:“从来燕赵多奇女,清阁翩翩似健男。侧帽更无脂粉气,倾杯能作甲兵寒。岂因泉水知春暖,不待山茶辨苦甘。敢向嘉陵寻画料,弹花如雨大河南。”抗战时期,文人们都聚集于重庆的大后方,其时赵清阁也住在嘉陵江边,写剧本,编杂志,画画,忙得不亦乐乎。她是河南信阳人,那里是古时的燕赵之地,所以她身上有一股豪侠之气,反而没有脂粉气。用

我们今天的话说,就是“女汉子”风格,大家与她无拘无束,彼此“称兄道弟”。那时赵清阁主编一本抗日救亡杂志叫《弹花》,办刊的宗旨是“大敌当前,抗战第一”,刊名则意为“子弹开出的花”。此杂志先是在武汉创刊,后因武汉战事吃紧,《弹花》仅出了一期,赵清阁就将杂志带到了重庆,几乎凭她一己之力,写稿约稿编辑……在重庆发行几期后产生很大的影响。郭沫若就有“豪气干蛊酒,锦心一弹花”的诗句,来赞美赵清阁的酒量与她的《弹

大胆文章拼命酒

管继平

又到了吃慈姑的季节。虽然慈姑处理起来略有麻烦,要刮去表皮上褐色毛绒,因为本身个头不大,每次都磨磨蹭蹭着实“吃功夫”,我这种见“功夫”菜都避走的,竟然还是会忍不住买慈姑。想来人是会变的,经过今年春天,突然对“饭蔬食”珍惜起来,也舍得费些“功夫”在吃食上面了,另一则,是本题,想说慈姑真的好吃,为了吃慈姑,还是值得花些功夫的。

慈姑红烧肉应该是慈姑的当家菜,慈姑和五花肉或者肋条肉互相成全,慈姑的甘美吸足了油脂和荤腥味,成为风味独特的“肉边菜”,而五花肉因为慈姑而不再油腻,也染上了慈姑的素雅,变得如谦谦君子一般低调而滋味丰满,所谓锦瑟和谐合辙押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慈姑的多种烹饪法中多半有肉相助,江南地区的传统吃法还有慈姑炒肉片,放入一把木耳,肉色红嫩,慈姑玉白,加上木耳和葱花,色彩马上就先声夺人弹眼落睛,吃起来粉糯清脆嚼劲俱足,口感层次也算饱满。有了互联网,也可以知道本地以外一些地方的吃法,有炸的有烤的,有铁板烧的,有放辣椒大

花》。所有的名家好友都热心为她的杂志写稿助力,不过,所有名家中,为《弹花》出力并写稿最多的,还是老舍。关于老舍与赵清阁的交往,其实很多人都知道,但两位当事人却从未述说。赵清阁晚年虽写有五部回忆文集,但没有一篇提及老舍。赵清阁晚年,将齐白石、傅抱石、刘海粟等国画大师送给她的作品,都捐赠予上海博物馆。而将一大批文化名人给她的书信题诗,网页条幅等,都捐给了上海图书馆。其中也有赵清阁的画

下来压杀我”的:“谓子,卫灵公夫人也,聘孔子,子路不说,谓孔子淫乱也。孔子解之曰:‘我所为鄙陋者,天厌(压)杀我!’至诚自誓,不负子路也。”王充把孔子的发誓解读为:“我如果做了卑鄙的事情,那就让天塌下来压杀我!”那么按照王充的解读,孔子也是杞人一派的,跟凯尔蒂人也半斤八两,相信天是会塌下来的。但王充觉得孔子这么发誓毫无意义,因为谁都没见过天塌下来压杀了谁,所以孔子这么发誓实难取信于子路。可见王充本人应该不是杞

人一派的,而且认为子路也不是杞人一派的,所以才会指出子路的发誓难以服人。反之,一般人则相信天会塌下来压杀人,并认为孔子师弟也会相信这种事情,所以不觉得孔子的发誓有什么问题。由此可见,在中国的古时候,“忧天”的杞人并非孤立的现象;而在世界范围内,至少有凯尔蒂人与之遥相呼应。回到古希腊史书。其实发出自恋之问,却得到否定回答的,并不限于亚历山大。希罗多德的《历史》记载,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曾问梭伦,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他满心以为梭伦会提到自己,可是梭伦两次都提到了别人。克洛伊索斯发火了,因为他自认是人间最幸福的人,梭伦却竟不以为然。然而梭伦跟他说,盖棺才能论定,活着难下结论:“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,我们都必须好好地注意一下它的结尾。因为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,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。”

“天地不得不坏,则会归于坏。遇其坏时,奚为不忧哉!”(《列子·天瑞》)是啊,天地总有一天要崩坠,地球总有一天会毁灭,我们又怎么敢说杞人、凯尔蒂人就一定是多虑了呢?又怎么敢断言老天就一定不会还孔子以清白了呢?



忧天不止杞人 邵毅平

蒜胡椒花椒的,琳琅满目,味道应该也是百花齐放的吧。

而我最喜欢的,是清蒸,将洗净的慈姑整个煮熟,取一个能衬托慈姑颜色的比如龙泉窑的粉青或梅子青盘子上,慈姑们有卧有坐有斜躺,姿态随意,真适合入画,怪不得有那么多大画家如齐璜、姜师白等都喜画慈姑。清蒸的慈姑蘸酱油吃,味道清绝,那种甘中带苦,苦中有甘,甘苦互补,苦尽甘来又清香淳怡的悠长韵味,非一般菜蔬能比。慈姑胜在独特,微苦而清灵。

慈姑原产中国南方,早在唐代以前就开始种植。唐代白居易有句《履道池上作》“家池动业经旬别,松竹琴鱼好在无。树暗小巢藏妇妇,渠荒新叶长慈姑。”想到慈姑是如此古老的植物,吃着慈姑时,似乎就有了一种历史参与感。慈姑,也作茨菰。南北朝陶弘景《名医别录》最早记述了慈姑的药用价值,慈姑具有凉血止血、止咳化痰、散结解毒、和胃厚肠等功效,也记录了慈姑的生长习性及其食用过程。而现在有更详尽的慈姑营养成分表,每100克

和毛笔题的诗句,但没有赵清阁的信。不过我倒藏有一封赵清阁的信,并有实寄信封,以钢笔书写,寄给中国妇联的一位朋友。可能是她写得随意简单,照此信来看,她的钢笔字实在不及她的毛笔书法,但也不必奇怪,她毕竟专业学过绘画,年轻时就读河南信阳艺术高中,并还在上海美学专学过西洋画,运起毛笔来也具有一定的功底。

在武汉和重庆时,赵清阁与郭沫若很熟。她中学时代就拜读郭沫若的《女神》,景仰郭老的才情。郭沫若则当她是可爱的小妹,听说她有投身革命的向往,便写信唬她“我们这里是‘红帮’,近朱者‘赤’,你怕吗?”不料生性豪爽的赵清阁却回答道:“就是近郭者宰,我也在所不惜!”抗战胜利后赵清阁欲由重庆返回上海而没有盘缠,只得于街头设摊变卖自己的物品,那次恰

着华丽的头饰,每天不厌其烦地在树干上做“嘴上功夫”,像极了戏台上的花旦。啄木鸟的叫声较为沉稳,样子上也算有一些富态,在皖北乡间,人送啄木鸟外号为“大班”,大气沉稳,又不失妖娆,有着十足的花旦气韵。鹤鹑应该是净角了。鹤鹑,又名“花脸鹤鹑”,单从面部容颜上看,就是净角。中国戏曲的脸谱也十分有意思,明明是花脸,却非要冠以“净”,真是走了两个极端,似乎在提示着人物极必反。鹤鹑的叫声是有一些凄厉的,尤其是在初春的旷野之间,就显得更加悠长,那感觉像是一根根纤细却有力的手掌,把一众繁花都拎起来,交给这个季节。

啄木鸟应该是花旦了,它们有

好被郭沫若撞上,不仅买下她的口琴等,还让赵清阁回家画了几张画,由他题了字后并托人全部买去,解了赵的燃眉之急。所以在赵清阁的眼里,郭老就是一位慷慨善良、急公好义的老哥。

赵清阁在《沧海往事》一书中收有郭沫若的书信六封,都是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。上世纪赵清阁称郭老为“沫翁”,郭老则称她为“清阁仁兄”,并在信末落款自称“羽公”。这其实并非郭沫若的笔名,而是他与清阁通信时偶尔兴起所用。郭沫若曾半开玩笑地对她写信说:“你称我为翁,我还没有老呢。‘羽公’,就是‘翁’字下结构的位置对调。你看我这个老翁还能在你面前翻个跟头,你看我老不老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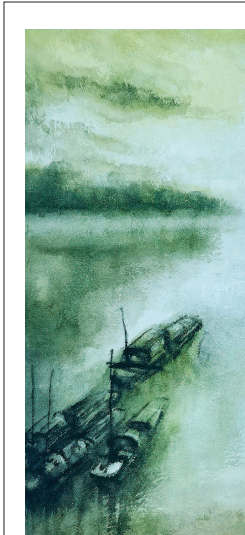
面对年轻女孩而不愿服老,这大概是多少风雅长者“有想法”的一种表现吧。

现在你家屋后的树梢上,像绅士一样,扯着嗓子唱几嘴,你瞬间觉得满世界都有了喜气,有着说不出的开心。说到鸟中的丑角,应该是乌鸦了。乌鸦,在很多地方称作“老鸱”,通体的黑,叫起来也很难听,它的名字和丑角常常唱出来的“呜呀呀呀”有着出奇的神似。谁也不会喜欢乌鸦的叫声,但是,戏曲舞台上丑角出来的时候,却不那么讨厌,仍能惹得人哈哈大笑。说乌鸦是丑角,主要是从颜值上来论的,声音上它亦不占优势,只得委屈一下乌鸦了,哈哈。春天里,是一出好戏;生旦净末丑,是一场好戏的全部角色。最爱看春野行不足。乡野之间,也正因有了这些鸟儿,春天这出大戏才好看,哪有绝对的美丑,哪有截然的主角和配角,都是这个大千世界丰富而热闹的一部分。鸟鸣春,鸟鸣春,鸟声如笋拱出心田,春天一到,季节的大戏又开始了新一轮,一年的好光景也就此开启了。

写下这篇徒步笔记,当作寄给山中紫葳的回信。

中含能量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、微量元素等多少。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慈姑,一根发生十二子,如慈姑乳诸子,故以名。”清代屈大均的《灌园》诗云:“茨菰栽半亩,生水引官河。表以慈姑号,因他乳子多。”慈姑是泽泻科多年生草本植物,生在水田里,叶子像箭头,开白花。地下有球茎,黄白色或青白色,我们吃的就是这个球茎。

慈姑的食用年代久远,想起以会吃著名的袁枚是否留有慈姑的食谱?可惜翻了半天《随园食单》,有同为根茎类的芋羹的做法,却没有慈姑的。再翻《中馈录》,元朝浦江吴氏和清朝曾懿都没有留下关于慈姑的做法,有点失望。倒是在袁枚之前,明朝的徐渭曾在《渔鼓词·其四》中写到了茨菰“菜单”:“洞庭橘子鳧茨菱,茨菰香芋落花生。娄唐九黄三白酒,此是老人骨董羹。”查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的记载,当年宫中,在至少三十道御膳中,顿顿都有“慈姑烧肉”,因为味道独特,百吃不厌。



远方 齐铁偕诗书画

远方,总是在远方闪着不可捉摸的神情,昨天,这里就是远方,明天,那里又是远方,而菜,总是触不到远方

又读到汪曾祺的《咸菜茨菰汤》,“我到沈从文老师家去拜年……”沈先生吃了两片慈姑,说:“这个好!格比土豆高。”。好像终于找到了佐证,可以支持自己的喜好,有了一点附庸风雅的意思。当然,如果真的风雅,应在意于慈姑因其色白、微苦,而寓意的坚贞、耐得清苦的气节。

一直以来只知道吃慈姑,感觉慈姑就是在菜市场出现,然后买回来经过几道工序上了餐桌,甚至认为清蒸慈姑是麻烦的事情,而深入了解慈姑的种植过程,才知道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处理“皮毛”的麻烦真的是皮毛了。《齐民要术》详细记录了慈姑的栽培种植方法。慈姑栽培要经过育苗、定植、水肥管理、耘耩、捺叶、采收、防病除草等多道程序,每一道都堪称艰辛……等送到菜场里,已经不知付出了多少劳动。一代一代,千年来,有辛劳的农人,才有了我们餐桌上的佳肴。

慈姑因为微苦而衬出其甘甜,与茶、咖啡等一样,都在苦后有绵长的回甘,而让人欲罢不能。



慈姑



亚历山大挥师东征前,先整顿后方,翻越希马斯山,夜渡多瑙河,占领了革大人的城市,把全城夷为平地。定居在爱奥尼亚海湾地区的凯尔蒂人,虽然傲慢自大,但也派了特使过来,表示了要和亚历山大修好的愿望。于是他和他们之间互相都作了适当的保证。亚历山大问凯尔蒂人,人间一切,他们最怕的是什么?心想自己伟大的名声必然早已传到遥远的凯尔蒂人那里,甚至更远的地方了,希望他们承认他们最怕的就是他,再没什么别的了。但是,他们的回答却出乎他的所料,他们说他们最怕的就是天塌下来砸他们。这是因为他们居住在离亚历山大十分遥远的苦地方,而且也看得出他的侵略矛头明明指向别处。亚历山大宣布他们是他的朋友,跟他们结了盟,送他们回到家园,还漫不经心地说:“这些凯尔蒂人,真会吹牛!”(《亚历山大远征记》)

中国有个著名的成语“杞人忧天”,说的是有个老人担心天会塌下来:“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,身亡(无)所寄,废寝食者。”(《列子·天瑞》)它是如此的出名,以致杞国(今杞县)所在的河南开封还申报了“杞人忧天传说”项目,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我过去总以为“忧天”是杞人的专利,却不料原来凯尔蒂人也有这一说,还被用来对付自恋的亚历山大,倒是与“杞人忧天传说”相映成趣,可与河南开封联合申报世界非遗的。

其实仔细想想,“忧天”的还不止杞人或凯尔蒂人,我们的孔子似乎也是“忧天”的。《论语·雍也》记载:“子见南子,子路不说(悦)。夫子矢(誓)之曰:‘予所否者,天厌之!天厌之!’”关于“天厌之”,历来有不同的解读,但至少对于王充来说,在《论衡·问孔》里,他是解读为“天塌

十日谈

赏春乐事 责编:郭影